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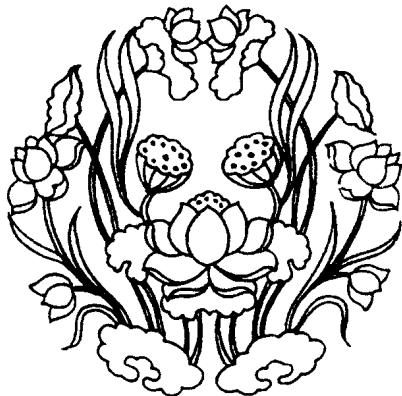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56 卷



渡舟報 净宗月刊 覺迷

內院雜刊 學僧天地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渡
持
向
報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
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
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
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
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
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
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
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
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
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
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
實現是所至囑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舟 渡

第一期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出版

仍是這樣的意味.....

渡舟.....編者

▲論著欄

由中國佛學之分期說到現代.....唯一

三乘教說.....平凡

源善法師於青風寨對皈依弟子之開示.....鄉村錄

我的佛法觀.....流子

人生談.....迷蒙

▲辯論欄

青年對於佛學應有之認識.....章

▲文藝欄

少年飄泊者的哀歌.....胡漢

送別.....秋葉

無題.....黎夫

偶成.....海波

四川雲陽佛學社佛經通處出版

仍且是這樣的意田心

發刊詞

編者

正當着緩匪緊迫，西安事變，風雲變色的時候，川東雲陽裏，生下一個小孩日渡舟，他母親懷在腹中之時就這樣的想道：「這個孩子你旨不不幸啊！怎麼生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嗎？你的父親又不會在家，家庭的環境又不很好，我怎樣的能夠護養你，教育你，使你快長快大，做一個健全的人啊！」婉期不容，居然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產生了！他的母親悽愴地向不懂人事的渡舟說道：「渡舟爲娘的思想不同環境則異，你只要能夠乖些不討厭不說謊，誠誠實實，向着爲娘的理想幹下去，不怕你年幼無知，社會人士一定會同情你愛護你需要你的，一他母親意思是如此，深盼社會人士和讀者諸君切實的指導這孩子——渡舟，使渡舟漸漸成人，做一個強有力的偉人，常和諸君見面討論這是編者的厚望，

誠然，我們這大好河山，被氾濶的洪水，已淹沒無餘了！人類沉溺於汪洋中的人類，垂教的方法，只有多造一些船舶渡沉溺的人類！——普渡。

船舶似的渡舟，既負有如斯之重任，深希讀者諸君指導和愛護。

論著

由中國佛教之分期說到現代

唯一

我國佛教，當洪楊亂時，曾受一最大打擊，因洪楊奉天主教，當時所有寺院，除保留天王殿，餘多被其焚燬，寺院既毀，僧人自少，佛教爲之一衰，及洪楊亂後，國家平清，各地寺院正在逐漸建造，尚未恢復從前之舊觀，而清末興辦學校，各處提充寺產，毀壞佛像，每致僧人失所，而佛教又爲之一衰，雖然，自形式上觀之，佛教固有盛衰，就佛教之本身言之，究無所謂盛衰也，按自有佛教以來，可分三個時代，（一）正法時代，有一千年，（二）像法時代，（即佛雖去世，尚有釋迦之佛像，與莊嚴之佛寺，人見其像與寺，尚能生信仰心而爲所感化），此時代亦有千年，（三）末法時代，此時代僅有佛教之佛寺，與凋殘之佛像，處此情況之下，在有志機者見之，每爲之嘆惜，苟延殘化，而無善根者見之，反謂留此猶嫌侈慢，

渡舟

編者

「渡舟」這個名詞，想衆也會明白哩！

從同風有一時的文藝書來看，多數的人們，不約而同地呼號道：「愛河已成了一遍汪洋！」——社會茫茫淹沒了整個大地，——臺灣大陸，尋不着一塊兒淨土……

有何意味，不如改作學校，或工場，尙爲有益，依照佛法規矩，奉佛法者，原不拘定住廟，不過神廟之設，亦係有益于世道人心之舉，大凡神廟所供之神其生前或有功于地方，或有功于國家，或人格高尚，足爲人類師表，如關帝廟之關夫子，岳王廟之岳夫子，城隍廟之隍神，以及城隍廟中之十殿閻王，普通見之，戰戰兢兢，毛骨爲之悚然，相誠不敢爲惡，此實有益于社會不淺，不意現在知識界人，受新潮流之鼓盪，皆以偶像爲假，致一般普通人以爲死後無神裁判，則肆無忌憚，無惡而不敢爲，此所以世道人心日壞也，究不知偶像雖假，而造惡因必得惡果，此中絲毫不爽，如此次穎上西鄉，受土匪如是之慘殺者，皆爲惡因造之有素，方受此慘殺之果報也，由此觀之，人生必須向佛法路上走，不造惡因，方可免食惡果，按佛法上所謂人者，係山地水火風四大所集成，人身之骨肉等，是地大，人身之血液等，是水大，人身有溫度，是火大，人身能行動，是風大，人之四大調和即健全，四大不調即生病，且不獨人係四大集成，即宇宙間萬物，莫不由四大集成，死後則各還原質，佛所謂萬物一體者，即萬物皆由此四大所成也，不過人由此四大而成之外，尚有一靈性在焉，四大皆如房屋，而靈性則居屋中之主人也。

戒，世間最堅色，足以擾亂靈性者多矣，但人不欲得度而已，如欲得度，須依阿彌陀佛上用功，按佛法上所分析之之識有六，一眼識，耳識，三舌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

，（前五識受第六識所支配，如分別物者眼，所以能分別物者意，其餘類推），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今考阿賴耶三字，係含藏之意，人生則阿賴耶識先入母胎，人死則離去，世界無論人與物皆受此識所支配，然有善有惡，其本體同而造作不同，吾人用功，須保持阿賴耶識中之善根，剷除阿賴耶識中之惡根，以期轉識成智。

自來善有善根，惡有惡報，人之修因不同，故結果亦不同，造善因則升入三善道，造惡因則墮入三惡道，所謂三善道者，天人阿修羅，（介天人之道）是也，所謂三惡道者，餓鬼，畜生，地獄，（餓鬼與地獄，三而非一）是也，此謂六凡，而修佛之程度有四聖，一羅漢，二緣覺，三菩薩，四佛，羅漢發願脫個人之苦，斷生死根，強制生因，不分發現，（即降伏妄念）但生之因究不斷，緣覺較羅漢略高，而究不及菩薩，菩薩發願，一面脫個人之苦，一面脫他人之苦，所謂自度度他，其所行六度，則生之因自斷，所謂六度者，一布施，（內布施修身心性命外布施法布施財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菩薩功德圓滿，則稱爲佛。

大般若經專言菩薩六度，此經與平常言空者不同，是證明空而非空，真必理與空證明爲空，而後謂之真空，否則不得爲空，佛法理與事相離合，固非然者，明理而不能實行，仍不能得果，此亦空理而至空也，大抵古今遂爲尊崇人物者，各有目標，由此目標而之，方有結果，否則既有而不能行，更無成

九

渡舟月報

今之教育家動言發展個性，此種主張，流弊滋多，各個人之性有善有惡，善的個性發展，則人類受福，惡的個性發展，則人類受禍，與其有發展個性，不如有發展佛性，本來衆生皆有佛性，人能常保持其慈悲心，則去佛不遠，是即所以發展佛性也。

又佛法係真理而非迷信，吾國廿年以來，災刲迭見，皆因佛教衰微，一般人不受理性支配，而受狂亂性支配，不信因果，肆無忌憚，且對於固有文他，唯恐摧殘之不盡，凡各處名蹟惡果，全亦重國家觀念，對於國家，未能忘懷，故仍奔走因事，以爲國勢至此，欲圖根本上之挽救，非佛法不可，故隨處宣揚。不憚顙舌，惟願至今日，如病夫受病太深，非旦夕間所能醫可，願與有緣諸大士士，以佛法療之。

三乘教說

二季羅這個名詞，我們在佛典上是時時見到的，究竟二季
教育上應用不？三乘教就是說一切有情般若受苦，得二季繁
縛的，又說二季繁縛又是甚麼？那二種拘繫，就是離開二季時
才得脫離的這稱為繫，這繫兩字，或者空某事物之反對者之
謂，或者說，他所說了某事，所以稱為二季，可是這二
季一來，就連繫也無了，這就是說義理釋說最明白，汝華
經論裏說：「二季者，」

金
石

四

陰無常苦空無我，深入滅盡定，破三界結使爲因，證滅諦當寂滅性爲果，并有三明六通八解脫等自在之用，（二）歸文佛，以明了十二因緣生相滅相，然後如實修行，首先以不取一切法爲觀門，深入禪定，能破無明，無明若破，餘十一法頓然消滅，以此爲因，證得滅理，名爲涅槃，果位與聲聞齊，但所發用，豈勝聲聞，（三）皆是

心，卽名菩薩，廣行六度十度，乃至菩薩微妙之行，歷四十一位，皆爲因行，因行圓滿，坐道場，成佛道，證一切種智，有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等功德，其身名爲報身，有無量相好莊嚴，非上之二者可比，辟支佛乘又名緣覺乘，但有些學者說三乘教是不說緣覺乘的，而以獨覺乘代之，什麼是獨覺乘呢，印度佛教史說，「有利根不聽如來言教，自思世法，遂入涅槃，名爲獨覺，所履之乘名獨覺乘」，我們既認識了三乘教，再說大小乘法，上面所說的聲聞乘和緣覺乘都是小乘，就是獨覺乘也是小乘，只有諸佛乘是大乘，究竟大乘和小乘有

就是知覺來也是小乘，只有諸佛乘是大乘，究竟大乘和小乘有什麼區別呢？龍樹的大智度論說，「佛法皆是一種一味，所謂苦盡解脫味，此解脫味有一種，一者但爲自身，者兼爲一切衆生，但俱求一解脫門，而有自利利人之異，是故有大小乘之差別」。這裏所說的味脫味，不是享受受樂的味，乃是享受、切無所有一味，是一切都無所有，還有誰去享受呢？我等要知須無我，若我不能因緣和合於色身，乃是不善發教的因緣，所以說無我者，是不善發教的因緣。

假合的假我，真我是沒有體質的，無量數的真我和合起來，沒有若干數的結合痕跡，所以散之則爲萬殊，合之還歸一本，大乘教之兼爲一切衆生，就是以盡度衆生爲願，盡度一切衆生，即是盡合萬殊以歸一本，那才算真我之德之圓，我們從「一本」立言，可以名那「一本」做大我，小乘教談不到這點，所以小乘教的學說是未圓的。

證了大乘教之大我，我之德算是究竟了未呢，實在是未究竟的，還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那才是「乘實法」，試看看法華經就知道了，法華經說，「三乘方便，一乘真實」，又說，「正直捨方便」，那不是三乘教都是方便的，都是要捨的嗎，捨了方便的三乘法，再從一乘進去，所證的才是實佛，從一乘法進去的工夫是怎樣的呢，我以為是不可說的，因為它是息了一切妄有而再進，所以沒有立言之可能，法華經說，「止止不須說」，又說，「言解相寂滅」，就是這個緣故，如果要了解這一乘實法，只要能夠親近諸佛，怎樣算是親近諸佛，就是要把自己的真性會合本元，與古佛相合，就叫做親近諸佛，從此再努力進去，才可以與古佛一樣，古來許多學者想把一乘實教的行程表之於言語，好像天台宗華嚴宗的祖師都是，但他們解來解去，都不出那菩薩乘的方法，（指大乘權教的方法），反把一乘實法弄得不分明了，所以近來有大善知識者，要把古德的法華經注解或量據翻，也真是一片苦心啊。

我今天所講的主題是三乘教，這一乘教我是附帶說說的吧

了，我們現在既認識了三乘教和大小乘義，那麼我們再進一步研究那「大乘是佛說和非佛說」的問題了，西人以為大乘教非佛說，中國自古以來的學者，都主佛在世時大乘教已經圓成之說，究竟那一說是對的，我們要解決這條疑題，略分兩點論之，一點是我佛的遺經，一點是秦佛的信徒。

研究第一點，先要知道早期成立的佛經有沒有大乘教在內便可知道大乘教是不是佛說的了，但佛經成立之早晚，是很不容易研究清楚的，只有佛經寫本之成立早晚，略可研究，因為佛在世時只是說法，沒有所謂經的，佛入滅以後，佛的大弟子迦葉尊者集合五百德學兼優的學者，在王舍城結集三藏，那時才有所謂詣論和經之分別成立，繼這次結集的還有好幾次，但所成的典籍，只憑學者持誦，沒有寫本，直至中國晉朝時，法顯赴天竺求法，尙還未有寫本的經典，據梁任公之攷證，以為印度境外的寫本必先於境內，大乘的寫本必先於小乘，那麼我們怎可以據佛經而判定大乘是不是佛說的呢，再攷大論那部書所舉的大乘佛法有五種說，一是佛說，二是佛弟子說，三是仙人說，四是天說，五是化人說，現代的學者都以為佛說的盡是佛徒基於釋尊之說推爲佛說，楞嚴經也有不背佛理的稱爲佛說的話，我的意思，以為佛徒基於釋尊之說而展轉推廣的居多，但不能武斷是沒有純粹佛說的，不過是很少很少了，說一乘教的妙法蓮華經是不是純粹佛說的，這問題最足以惹人辯論，許多人都以爲這部經裏面明白點出三乘之名，顯然是大小乘

教徒起了爭論以後的產生物，必不是出釋尊之金口的了，但我以為此點最不足為據。佛陀住世說法，雖然是大公無私的，但聽法的有大小智之別，所謂教授無私類有分，所以法華經有「少智乘少法」之句，釋尊見了這點，所以要「分別說諸乘」，法華經是釋尊將入滅時說的，那時候，弟子們當然有所謂乘法的分別了，釋尊以弟子們對於種法有相當的了解，如今要引他們入實法，所以有會三乘歸一乘的名詞，我們又怎可以因這點而生疑呢。

再研究第二點，我們要知道初期的佛徒的思想有沒有含有大乘的，那就可以決定大乘教是不是在釋尊住世時即已圓成，但這點也是很不容易研究清楚的，釋尊面授的弟子們，那一位是長於記憶的，那一位是長於悟性的，也略略可致，至於他們的思想是大乘或小乘的分別，那真難斷定，雖然現在流行的大乘經中所載的弟子之間話，都屬大乘教的，但學者既疑他非純粹佛說的，所以我得不到確實的歷史上證明，或人人所公認的理想之前，我不敢武斷，至佛入滅之後，佛教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是小乘時期，第二是大乘時期，第三是會三歸一時期，第一時期離佛住世時最近，但此時的佛徒全都是小乘的，直至佛入滅後五百年馬鳴出世後，才開弘大乘，於是許多學者都以為道、大乘佛說的確立，我却以為這證具不能成立，因為第

說法，佛陀既悟了大道，為什麼不自享解脫之樂，必要辛辛苦苦的說了四十九年法泥，小乘的佛徒，對於佛陀說法的意思只解得一半，所以成了小乘教，況且小乘時期有沒有大乘的在內，這也是不容易解答的問題，因為小乘時期佛教未有寫本的經典，所以他們的思想散漫無統，好像阿難尊者老年時要糾正一少年比丘所誦的「不見水老鶴」的偈偈，也無方法令他覺悟，可見那時候雖有親承佛教而知有大乘法的人，必然沒有方法在小乘風行中糾正他們的思想的，試想那不近情理的偈偈，也不能以宿尊之資格糾正之，何況小乘，到了馬鳴時期，已經是離釋尊住世時遠了，佛徒漸知要具有佛陀之利他心志才可以立教，所以大乘教要在這個時期才可以弘傳，至第三時期，就是佛徒們見得大乘既興，和小乘的二乘合計起來，共有三乘，佛教那有許多的，有這許多的必不是真佛教，必是引人進去的方便門吧了，於是反末窮源，細溯釋尊的遺教，尋出了有會三歸一的法華經，才知道所謂三乘的方便教外，更有一乘實教，那一乘實教是不可言詮的，所以當時的佛徒，只憑大乘方便教進去，以一乘實教望諸將來，因此各乘的信徒，可以減了一些爭論了，我說到這點，一定有許人都要見疑了，大乘教在初期時是以自利利他為事，及後便大小乘因果皆相違了，以上所說的還是一點，我以為自利利他的事既分明了，因果相違之點

當然有廣狹之分，初期擁護大乘的只要說明有利他之法，利他之法既明了之後，再窮究下去，自然因果皆與小乘有別了，我的思想就是大乘是佛說的，不過佛在世時即已圓成，不假弟子們之力量以大成之之說，則我不敢相信，我們首先要認識釋尊

是真理之始初發明者，我們依着釋尊所發明之真理進去，那才算是真正的佛徒，萬不要像其他宗教信徒之瞎拜教主，以為教主非我們能及其萬一的，那就是佛教之幸了。

一九三七，一，日

源善法師於青雲寨對皈依弟子之開示

民廿五年冬月某日法師和僧衆廿餘人駕青雲寨打七
新皈依弟子十餘人恭請法師開示謹錄其開示如左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汝等諸善人，能夠在邪說紛起迷邇本性之時，信仰佛法，到此地來皈依三寶，總是前生有大善根，有大因緣，不能覺悟汝等曉得生死不了，有六道輪迴之苦嗎？何為六道，人道，阿修羅道，三善道，是前生修了十善的，即生三善道，還有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名三惡道，是前生作了十惡的，即生三惡道，合起來即是六道，凡是生死未了之人，通同在此六道輪迴之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無有休息，無有了期，真正苦極了，你看我們做一個人，還難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爛苦，由此八苦，化出種種諸苦，至於畜生，更比人苦，餓鬼更比畜生苦，地獄之苦，尤為慘不忍聞，言說不盡，極具痛苦，氣迫罪人，無時停歇，無有出期，所謂一念一念，汝等易受苦難一念生人道，享天福，如

十善生修羅道，犯上品十惡，生地獄道，中品十惡生餓鬼道，下品十惡生畜生道，乃世出世間根本正法，無論修行人與不修行人，均宜修此十善，方可免墮三途，否則，不但不能修道了生死，即人身亦難保矣，六道之中，天道耽樂，不肯修行，修羅瞋心大，亦難修行，至於畜生餓鬼，常受苦痛，無暇修行，地獄則苦痛尤慘，不能修行，所可修行者，惟我們人道最易，但人身雖得，佛法又很難聞，古來釋迦世尊，在過去劫中聞夜叉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半偈，他說了這兩句之後，他就不說下兩句，世尊哀求牠說下半偈，夜叉說，我腹中餓了，不能說，如欲我說下半偈，你給我吃。我就可以說了，世尊即說，你先將半偈說出，我便舍身供養，於是夜叉才肯說出，「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兩句，這就是釋迦佛，在往劫因中行菩薩道時，爲半偈舍身的一回事，你們看聞佛法是難不難呢，但是我們聞着佛法，必須依法修行，以了脫生死，在經典中，法門很多，如禪宗，教宗，律宗，真言宗等，總是仗自力斷惑證真，這名教好出三界，譬如一隻蟲子，在竹根裏，由竹根底下，一節一節的咬破，直至竹尖出來，你看難不難呢，現在我們這念佛淨土法門，是依信願行三法修行，仗佛力接引往生西方，無須斷惑證真，即能帶業往生，名爲橫超法門，譬如一隻蟲子，在竹根裏，只要向旁邊，把一層竹皮咬破，便出來了。

不可錯過，何爲信呢，就是第一信有西方，極樂世界，如阿彌陀經所說，種種莊嚴，確實無疑，二信阿彌陀佛，有大願力他在世自在王佛時，爲法藏比丘，曾經發過四十八願，願願度衆生，并說臨命終時，能十聲稱我名號，若不度他，誓不成佛，現在阿彌陀佛，已經成了佛，必無虛願的，三信我們衆生，皆有往生之分，觀無量壽經上說，五逆十惡之人，尚可往生下下品，況我輩原非五逆十惡之人呢，何爲願呢，就是我們覺到娑婆是苦世界，就是享福，也難免壞苦，無論如何，總要發願到西方，什麼富貴恩愛，總不戀他，假使教我做皇帝，做天王，天帝，什麼不願做，一心直往西方，譬如蓮池在前，錢湯在後，雖萬牛亦不能牽回，何爲行呢，就是要懇懃切切，常念一句阿彌陀佛，必須心裏念得清清楚楚，口裏念得清清楚楚，耳裏聽得清清楚楚，隨自己工夫閒忙，規定一念佛課程，每日或念數萬聲，或念數千聲均可，其餘行住坐臥，及做不用心的事，均好念佛，但做事時，只要默念，不必出聲，所謂「喫也阿彌陀，睡也阿彌陀，閒也阿彌陀，忙也阿彌陀，樂也阿彌陀，苦也阿彌陀，縱說忙似箭，不離阿彌陀」，如此方能算得執持名號，念念不忘，方能證所信而滿所願也，唉，諸位既已得了人身，聞了佛法，並且聞着這萬劫難逢最便宜的橫超淨土法門，就要老老实實，沒私心，執持名號，求佛接引，往生西方，決不可當面錯過，若一錯過，要想再做人女，那就難了。

別淚翻成四海澗，世事到頭終有盡，人生彈指有何歡，成男成女經千劫，戴角披毛歷萬端，不向此生修淨土，投胎一錯悔幾難」，此詩最為觸目驚心，爾等宜細味之，語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請大眾提起精神，同念南無阿彌陀佛。

我的佛法觀

流子

余本武人，鮮研文墨，且學識淺陋，思想幼稚，敢自為文，以遺雅笑，惟頻年挫折遭遇，潦倒窮途，立錐無地，迴思既往，覺行為觀感，都如隔世，爰就略識佛理，拉雜成章，尚希讀者是諒。

在數年以前，我的思想行為，似屬唯物派，緣因事業帆順血氣方剛，諸多偏執已見，非勝不可，加以多血質的我凡事易感易忘，易解而不精專，即以信仰而論，各教粗義，俱曾一涉，但以未加精研，僅窺皮毛，覺各有短長不足之感，致惑于心正人正，人正勝神，故一切盡天窮通，因果報應等，慨未置信，迨近年，逆境頻遭，始感人不勝天，運命難強，所謂「萬事不由人作主，一生都是命安排」，種因必果，久而益信，邇來更受指引，見聞日增，覺一切教理，唯佛法宏深包羅萬象。

如前因淺識，見一部份佛教徒之行動，即認佛教為自善自私自了一身，有防進取，阻礙文明，雖有益社會人心，可防非

、惡者人俱知之，是乃自速國亡，寧殊大、爰近世潮流，多國盛于然存競爭，弱肉強食，致整個世界，弄得春雨欲來，風

滿樓之危機，實屬痛心已極，在佛教未普被世界前，實未敢深信，以減國家之自衛力，所謂我既不殺人，豈亦人不殺我乎，殊知佛教最深之理，是以不殺止殺，促進世界大同，無如一般誤解佛理者，以萬物同命，皆皆不殺，試問有害于人者，如敵人虎狼盜賊蟲害蟲等，念佛諸君豈以聽其殘忍，而不思教哉，所謂殺一人而安天下，有何不可，如藏遜等，完全以教治國，而執戈衛國者，率多寺僧，如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斯亦何解，愚意以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語曰「兵者不祥之物，寧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善勝負難逆兩皆有損故也，和平不忘危殆，傷小就大者，決不背佛理，抑且深合佛理，願信仰佛法者，當從大處研討，切勿拘泥于一信一說，以自誤誤人。

但佛理奧深，佛典難窮，高明先進，宜思廣為整理闡揚，切勿深藏寺屋，致遺自私獨善之譏，最善莫如廣擇適地，定期講誦，以企普及全民，務使下愚亦得解信，莫謂只菩薩纔能渡人所謂以先覺。覺後覺，應當誘勸不知不覺，及無力知覺之衆生，同登彼岸，斯為可也。（完）

人生二談

榮華

朋友！「人生幻夢」就存于世，又有甚麼趣味？請看看這時的人事情況吧：

（一）什麼叫父子？假使父親沒有積錢，沒有良田美屋，使兒子吃了苦，兒子便會要不起他的父親為父親，行乎亂其

所為，眼咒，怒怨，說不定兒子的血氣高漲時，還要毆打幾拳，即說有錢的父親，給兒子的錢時，稍為慢些，或遲遲不子，兒子就要大鬧而特鬧的發氣，認為其所應該，好的兒子能夠體親之難，居窮而篤行孝順的，在這個時代中，實屬鳳毛麟角。

(二)什麼叫做夫婦？你們知道「銀錢的夫婦」一句俗話嗎？

真是說破人情，丈夫沒有錢，沒有予伊舒服的生活，好比妻子倒還吃苦求生，有的不是找丈夫鬧架，便是現出一幅難為情的臉皮，更有向丈夫提出改嫁的條件，夫婦之情，大半是金錢膠合的，婦人之心，只求虛榮！

(三)朋友，說到朋友，說到知己，真是令我欲哭無淚，嘲笑皆非了，要證明這時代的朋友，只有悲歌「有酒有肉多兄弟，怎難何曾見一人」足以代表！

朋友！人生之最寶心樂意的事，是有親愛的父子，夫婦，朋友知己，然而虛譽非是，生人既不得一樂，死後自有一堆，了了此身，言之不盡不詳，還說富貴，功名？這都是人們的苦悶，謂其深重的身根孽；古今的英雄豪傑，不知半有幾千萬許，謂其簡陋而已，空皮囊，自謂十全十美，謂其半其成敗不可謂，謂其簡陋而已，空皮囊而已，他們不知，不如那閻王十殿，一關，到現在，空空，真氣而已，他們不知，不如那閻王十殿，一關，到現在，空空，真氣而已，

辯論

青年對佛學應有的切磋識

革

佛學，不過是釋迦牟尼在印度淨梵王時，見着人們的苦惱，如何如何，能使人們得着自慰的快樂。設以「前生罪孽」以解除人們目前的不幸，設以「西方極樂」以解人們痛苦大於死的痛苦，後來人之所以研究佛學，亦不過是欲去掉自己的煩惱，研究研究舊有的學術吧了。

我要問，「前生罪孽」有什麼藉故？「西方極樂」是什麼樣兒？在什麼地方？為誰人所發現？能否有事實的證明，恐除了釋迦牟尼的佛學提倡後在佛書上能夠看得見，佛弟子的空談能夠看得見外，他無見聞，

佛學最重要的是：「一切皆空」淨空義性，以達西方樂園，試問舉國如是，一有敵國侵境，將如之何以捍敵人？阿彌陀國之不存，佛弟子其能用生、又安想敵人因阿彌陀而不加壓迫，加嚴於佛弟子也？請看佛學的發源地！印度是怎樣的，實是

，以償傷國家元氣，只可視為一種學術研究，以作歷史上的參攷可以。

編者按：以時間忙迫於羣君青年對於佛學應有之認識一文尚未應答覆待第二時候覆。再者：來稿諸君尙未明本刊本欄之內容以致文意不符礙難發表祈作者見諒

文藝

少年飄泊者的哀歌

朝霞

此篇新詩實是一篇佳作惜與本刊內容不符
，甚歎！
擲諸字籠，又負作者一遍血心，只好將牠
發表，請讀者原諒。

編者

正照着我的慈母，
在那時，我慈母，
懷身大肚，
十八日的午夜生我下來，
我生來的命就苦！
飽嘗了飄泊生活，
滿腔哀歌向誰數！
慈母啊！！

已逝世了七年，

你的模樣兒我也記不清楚，

我熱流我浪蕩，

飄泊云安廠！

誰同情那薄命兒，

誰可憐那扁舟子！

天文家說：「月球裏也很文明」

不知像不像我們的地球否！

我們地球上，

有飛機有大砲，

有食人的豺狼有兇猛的虎豹，

有黃金，有鈔票，

摩登小姐，向着他厭面笑，

這是地球上的文明，

你在二十二年前的今夜，

不知像不像你們月球否！

富士山中的焰火，
帕米爾山上的冰雪，

要溶化要爆裂，
太平洋上的波濤，

風雲久變色！

回首望故國，
國已不成國！

月姊姊！

你依依的戀着我，

我稀噓的望着你，
我唱出這無勇氣的哀歌，

提筆兒寫在這裏！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夜

秋葉

送別

萬古春。

民國廿二年余役於贛湘等地得與秋葉一晤半爲友余被
調往省局知交揮別不無悽愴當走馬北門時復承秋葉歌

送愛妹其詞以況故人情義

酬亭一杯酒，驅馬北門回。我今近將軍，逐日走水道，汎水東
且濟，輒見鷺車船，將軍一鞭去，廩山雙馬還。山花落復開，
把酒頻舉杯，逢君不可言。問君寶果愁誰與，別後當奈何，我
猶尚有家，君當無家歸。且憂當何歸，



人生如大夢，同臥邯鄲路最可憐，一夢至死臨死不悟，年
年荒草埋殘骨，幾多偉丈夫，只爲封侯誤，白頭黃口無暇顧，
對香茗長呼負負，贏得榮辱一抔土，平生福與禍，都付與落照
荒烟西風古木，不管香履誰分，飯麥誰具，寶劍誰掛，銅鏡誰
敲，最難堪風淒雨苦，老眼望穿雲外樹；想涉屺涉岵，寧不念
劬勞養育，自慶懸弧，達十五，學劍學書捨金課讀，無端伎
策出門去，但願雄飛，誰甘雄伏，究何時衣錦還鄉，果然貴與
富，益信生男莫生女，愁眉蹙蹙，西山日沒，夢裏阿兒大聲呼
，彷彿在世非，重生羊祜。

（未完）

豫波

古今私欲亂紛紛，誤盡紅桃十丈纏，日月自明雙眼暗，乾
坤西大一迷津，雲霞花鳥閒中去，離合悲歡夢裏尋，吳吳汚泥
蚯蚓結紛紛落葉虎龍爭，還從故我求真我，轉眼今人又古人，
淡寫閒情寄在戶，飛出書聲花滿林，聖賢仙佛何嘗遠方寸心田

渡舟月報社徵文簡章

- 3 2 1
、本報定名爲渡舟月報
、本報以釋惑決疑宏揚佛法爲宗旨
、本報內容：

A, 關於佛理之闡發

B, 關於宏揚佛法之新途經

C, 佛法各法門之經驗談

D, 省內外推行佛教之重要消息

E, 關於與佛法相關的詩歌小品和小說

4 5 4
、文稿下加文言體但須繕寫格與并加新式標點

來稿本報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6 6 4
、來稿經本報發表後版權爲本報所有其他出版品不准翻印

7 7 4
、文稿登載後贈送本報一期或二期若長期投稿於本報有發展時略有贈品或現

金以示酬謝

8 8 4
、來稿不論發表與否均不退還如欲退還請先付足郵資和寫明通訊住址

9 9 4
、與本報內容不符之文稿概不歡迎

10 10 4
、本報社址四川雲陽雲廠慈航閣

渡舟月報社啓

全 年 十 二 冊

可全年

捌 角

半 年

伍 角

零 售

捌 仙